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成文公全書

(二十)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文選集

第一集

國文選集

王成公全集

仁

王成公



中國圖書公司

書全公成文王

(二十)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一 下

山東鄉試錄（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間。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爲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羣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羣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羣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釋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黜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

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睜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爲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爲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責任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卽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卽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

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發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敍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敍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一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別。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皓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禮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

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到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敘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敘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既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願諷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

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己。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敘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爲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爲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而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儉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儉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儉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恆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搖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託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

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傳。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玃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玃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敍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己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身旣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玃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己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乂室家而玃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敍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卽戎之訓。

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惻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嚴狃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嚴狃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卑宮之險，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峨，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閑如弈，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尙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既可貶外兵驥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已也而潘尫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與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穀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郟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滅楚之罪而于郟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褻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爲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驥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爲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穀不能強於爲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爲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爲三王之

罪人而又拜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蓋君子與人爲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擄。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爲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爲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遠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繼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吳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猶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

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常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常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恆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況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與。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維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閒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祇勤于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

小夫儉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人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克儉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儉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愼釋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說。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